



夜雨情怀

□程远河

重渡沟水韵

□逯玉克

栾川，洛阳西南一邑也，地处伏牛山区，崇山峻岭，沟壑纵横，满目葱茏，葱葱郁郁。

重渡沟，伏牛一山沟也，所奇者，绿绣成堆间，清泉处处，汇流成溪。

这溪水有个诗意的名字：滴翠河。滴翠河如贪玩的少女般撒着娇，依着山形沟势，变幻着曼妙的身姿，或为瀑，飞雪溅玉，与山石为戏；或为潭，清波荡漾，静牧天光云影；或为流，淙淙似琴，如与水草岸石幽幽私语。

滴翠之水山上来，重渡无处不飞流。因了滴翠河的高山流水，重渡沟便有了飞流直下的瀑，便有了深不见底的潭，便有了犬牙交错的岸，便有了乱石穿空的滩，便有了高峡平湖的坝，便有了各色各样古朴别致的木桥、石桥，便有了曲径通幽、绿竹掩映的石阶，便有了云遮雾罩令人望而生畏的天梯……

炎炎夏日，重渡沟遮天的绿荫、悦耳的鸟鸣和清凉的溪流，给喜山乐水崇尚自然的游客送来宜人的凉爽和惬意。漫山苍翠中，游人的喧闹被飞瀑的轰鸣淹没了，被婆娑起舞的竹海稀释了，滚滚红尘里浮躁不安的心被清流清泉抚慰成一池春水。

“北方有佳人，遗世而独立”，因为崇山峻岭的闭塞，天生丽质的重渡沟被养在深闺人未识；因为峰回路转的遥远，空谷幽兰的重渡沟清纯如一枚没有任何污染的青青野果。豆蔻年华风姿绰约的重渡沟被伏牛山的闭塞落后寂寞地掩埋了，又被伏牛山的闭塞落后完好无损地保护了。

未到重渡沟，重渡沟是我无法阻挡的神往和幻想；离开重渡沟，重渡沟成了我无尽的留恋和些许的遗憾。想必，春天的重渡沟是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，滴翠河上缤纷的落英写着“桃花尽日随流水，洞在清溪何处边”的幽幽诗情；那么秋来的重渡沟可是“隔断红尘三十里，白云红叶两悠悠”？被层林尽染映成五彩斑斓的滴翠河可否让你读出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浓浓画意？

重渡沟笑而不答，她只用溪水的欢笑撩拨你的想象，她只用山风的细语轻吻你的遐思，她只用曼妙的风情期待你的“重渡”。

暮色中踏上归途，忍不住再看一眼一路相伴的滴翠河，满腹依恋化作徐志摩销魂的诗句：“在康河的柔波里，我甘愿做一条水草。”

让我化作你河里的一尾鱼吧，让我化作你山上的一棵树吧……正在幸福地伤感着，忽然听说，流出重渡沟，滴翠河汇入伊河。我大为惊奇，更感到亲切，因为，伊河是流经我故乡的母亲河。我不由想起几句词：“君住长江头，我住长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”

“寒树依微远天外，夕阳明灭乱流中。孤村几岁临伊岸，一雁初晴下朔风。”滴翠河，韦应物对伊河下游的描述里，还能找到你天使般清纯、欢快、曼妙的风情吗？“长天烟水流无际”，该是你另一种迷人的风韵吧。

君问归期未有期

锦城外，玉溪堂，夜色苍茫。我归来。桌上，是信札，它平伸双翼，注视着我，似有所诉。

当然是你托邮驿传来。我打开，里面是用宣纸折成的一只朴实无华的小船。

厚实的宣纸最适宜泼墨作画，亦可倾情写诗，写浪漫的句子，写深情的问候，可你只把它折成一只小小的船儿，跨越万水千山摇醒我的港湾……

巴蜀与中原，并非遥不可及。可多少年了，你见我只能在梦里，我唤你只能在记忆里。只有相思如不知疲倦的青鸟，在我们的心间穿行飞度，从不停息。

这悠悠的小船，在无声地诉说什么呢？

我们俗世之人，只能长相忆，不能长相守。一生都被文章误，无奈功名才写诗，在官场，在江湖，身不由己的我，怎能确定自己的归期？

后园的桂树开满花了吗？请代我细品它的幽香，珍藏好这隔世的芬芳。

巴山夜雨涨秋池

今夜，在家乡，邛山上，黄河边，该是明月挂中天，而我的周围，只有细雨织成的密帘。

敲窗的秋雨也敲打着孤傲而脆弱的心，敲得今夜再无眠。

干脆披衣坐起。

屋后有长长的山坡，坡上有青青的竹林，穿林下坡，有盈盈一池。平日我漫步池畔，试图从水中寻找我少年的容颜，花发池边，鸟过头顶时，想起当年插花游街马蹄轻疾的潇洒，想起衣锦还乡袍笏加身的荣耀，现在都只成为残梦。

想起和我齐名的小杜，诗画江南，扬州十年，他收获的是悲歌还是欢笑？想起先辈李白，他怎么就那么幸运呢？既有仗剑天下的侠气，又有诗酒风流的儒雅，他随时都可以踏上台下的轻舟，漂出三峡。我的方向和他恰恰相反，步入这看不见的牢笼，越挣越紧，进退不得。

思绪如鹊，绕树百匝，最后栖落在你的枝头。只有你，是我永远的慰藉。

天明，我要把小船放入门前的小溪中，看它顺着细碎的波浪旋转着漂向远方……

何当共剪西窗烛

心早已化为燕子，翻飞在故园的上空。

黄土坡下，我们不大的院落，院落内靠西的窑洞。窑洞前有一树桃花，年年如约笑春风。

这窑洞，是我们心灵的小屋。

有时花开窗前，有时雨

打窗棂，或者月映西窗，或者雪案联吟。我最想说的话，你已脱口而出；你最想表达的意思，被我一语道破。一杯清茶两相知，倾心相吐到天明的默契，今生今世，几人能够？

有此平淡的生活，我已不敢再奢求。和同乡半生飘零的老杜相比，我已不能埋怨命运。天下多寒士，人间少广厦，我有吏禄三百石，常愧于心，夫复何求？

恍入梦：西窗之下有烛影，你在询问我；山坳上空那片月，它在注视我。

却话巴山夜雨时

终其一生，都不曾华美灿烂，那又如何？我总是盼望自己快点老去。到那时，一头毛驴驮一箱旧书，夕阳里走向荒村，我就再也不用梦回故里了。

梦里行尽天涯路，此身终回洛阳城。人真是最矛盾的动物，当年在巴山遥想与你共处的甜美，对团聚的欢乐心向往之；如今置身乡里，我们又一起不停地谈及当年远在西南的游子生活。今夜，在故乡，在老屋，在这南燕北去北雁回的时节，我们的心，又被当时那场情思绵绵的夜雨唤醒、打湿……

你还说，岂能只话巴山夜雨时？我鬓微霜，你发苍苍，这又何妨？我们照样能教几个懵懂学童，让王维的田园、王昌龄的边塞、刘禹锡的讽喻活在孩子们的口头上，回响在他们的心灵间。你说，对文化的传授和解读应成为精神的接力，在一代代人中不停延伸……

外面，江山睡了，村庄睡了，村里的人也睡了，只有我们醒着，夜愈深，愈清醒，清醒如落叶尽扫的山径，如五谷归仓的田畴。月下，早已是霜结干草；空中，星子亦如清霜，一粒粒清亮分明。

不忘巴山夜雨时。



菊梅

□李群娟

年少时，我有个同桌叫菊梅。

菊梅，两种美丽的植物被嵌进她的名字，一经回忆，我眼前就浮现出温暖的光，如浅金色的花朵轻轻摇曳。

白皮肤的菊梅，俊秀的尖长脸上，有几粒淡淡的雀斑，笑起来，薄薄的单眼皮子泛起浅浅的红晕。当时她虽然不超过12岁，脸上却有一股子成年女子才有的成熟与世俗，言语泼辣爽利，说起话来，嘴角噙着笑，像一把美丽的小刀在飞快地“嚓嚓”切割，这一切都像极了她的母亲。

她常常说起她母亲，带着嘲讽或快乐的口气，又是叹又是笑的，津津有味地把家常琐事讲给我们听。她并不避讳让大家知道她的母亲是个有缺点的女人，她告诉我们，每当她城里退休的爷爷奶奶来家居住的时候，她妈妈都会因为各种小事与他们争吵。

“不过，我爷爷嘴最馋了，三两天不

吃肉就不愿意，还说我妈不舍得让他们吃，去我爸那儿告状，我妈就边哭边说……”菊梅微皱着眉头，撇着薄薄的嘴唇，鼻子哼一声，惟妙惟肖地学着她母亲的口气，我们一个个听得入迷，这是我们不曾经历的人生，听起来像故事一样。偶尔，在叙述的时候，她也会带句粗话，那多半是她母亲的口头语。我们听了也不以为忤，反而觉得从她美丽的唇齿间吐出来，格外动听。她很少关心同学们的家事，只是充满热情地沉浸于自己叙述的快乐之中。她炫耀自己敢跟母亲顶嘴，被母亲追打时，能很机敏顺溜地逃掉。她并不为此感伤，像个絮叨的小妇人，又像乐器在不停地弹拨。

当时流行看小人书，能有钱买得起小人书的孩子不多，菊梅可以。菊梅的父亲在外地铜矿工作，每月按时往家里寄一百块钱，这笔钱每个月由菊梅去邮局帮她妈妈取回来，她可以得到两元钱的“酬劳”。

我们一群同学和菊梅一起焦急地盼着她爸爸寄钱来的日子。拿着那张绿色的汇款单，我们不辞辛苦地随她一路小

跑到后街的邮局去取钱，回家交给她妈妈后，再高兴地簇拥着她穿过半个萧条的镇子，去书店买书。当时，最厚的小人书也就七八毛钱吧。我们挤在柜台边，指指点点地议论半天，最后终于挑到一本满意的。付钱的时候，菊梅故作淡然地说：“先买一本看着，看完再买。”我们欣喜之余，不由又心生许多向往，然后，攀着她的肩膀，互相挽着腰，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勾着头看书，一路往学校走去。

正因如此，大家愿意围着她转。课间一起嬉闹，上课时我俩也常偷偷说笑。有时不小心被老师发觉，她并不在乎，被罚站也笑吟吟的，受了批评后照样哼流行歌曲。

那是小学五年级，一段快乐时光，而菊梅，在岁月不断前行的脚步中被我弄丢了。她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，现在一定是哪位丈夫的能干妻子。

我想象着她瘦瘦的模样，忙里忙外地张罗，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小日子红红火火；不知愁滋味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偶尔跟老公吵吵架；平时看看电视剧，也打打牌，和乡里乡亲说说家常话，依旧会是那嘲讽的笑笑的口吻吧。